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第十九卷

國學研究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國學研究

第十九卷

主 編

袁行霈

編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天有 王小甫 王邦維 吳同瑞

袁行霈 陳 來 高崇文 程郁綬

董洪利 趙匡華 趙爲民 閻步克

鄧小南 蔣紹愚 樓宇烈 錢志熙

嚴文明

特約編委

許逸民

北京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學研究·第十九卷/袁行霈主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301-12148-1

I. 國… II. 袁… III. 國學-中國-文集 IV. Z126.2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70458 號

書 名: 國學研究 (第十九卷)

著作責任者: 袁行霈 主編

責任編輯: 喬 默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2148-1/C·0440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電子郵箱: pkuswsz@yahoo.com.cn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2025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mm × 1092mm 16 開本 25 印張 500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60.00 圓

未經許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郵箱: fd@pup.pku.edu.cn

本刊之出版，先後承蒙
南懷瑾、查良鏞、駱英等先
生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
研究工作委員會慷慨資助，
特此致謝。

目 錄

新蔡簡楚先祖“某熊”當爲“宀(肉)熊”

即“鬻熊”、“嬭(𧢲)熊”考……………李 開 顧 濤 (1)
君臣通用與如王之服：《周禮》六冕的再考察……………閻步克 (15)

級別、類型與品位、職位

——論唐前期職事官的經濟待遇結構……………葉 燁 (39)
論晚唐五代的試官……………朱 溢 (57)

南唐登科考

——附考：吳、蜀、南漢、吳越、北漢、契丹……………孟二冬 (87)

明中期徽州績溪縣魚鱗圖冊初探……………汪慶元 (113)

《歷代法寶記》的二十九祖說與菩提達摩多羅……………屈大成 (135)

宋初禪宗的思想與臨濟宗黃龍派的革新……………土屋太祐 (157)

《阮籍集》版本源流考……………張建偉 (171)

韓愈“破體”爲文與唐人的文體革新精神……………余恕誠 (189)

北郭詩社考辨

——兼論元末明初三大詩人群體……………何宗美 (203)

唐代和五代墓室壁畫中的山水畫……………李星明 (231)

劉歆之學及後世的評述……………邵積意 (289)

陳奐與胡培翬交遊述略……………柳向春 (335)

清末民初國學救國論的形成與發展

——以章太炎爲中心的探討……………陳學然 (355)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 2006 年大事記…………… (385)

徵稿啓事…………… (391)

來稿書寫格式…………… (392)

新蔡簡楚先祖“某熊”當爲“穴（肉）熊” 即“鬻熊”、“嬭（𠂔）熊”考

李 開 顧 濤

【提要】 本文對傳世文獻和出土楚簡中出現的楚先祖“某熊”這一特定稱謂之異形九體進行了系統考察，在綜合參照前賢各類考釋意見的基礎上，由文字形體的訛變和上古語音的通轉入手，參證其他文獻資料，提出新見。本文認爲新蔡簡之“空畬”、“穴畬”等當釋作“穴（肉）熊”，此與《史記·楚世家》之“穴熊”、“鬻熊”、包山簡之“媯畬”等實爲一人，其語源當爲“嬭（𠂔）熊”。“嬭（𠂔）”爲楚姓，“熊”爲其尊號，“嬭（𠂔）熊”爲楚之開國先祖，大受楚人尊崇，與老童、祝融並列爲祭禱之“三楚先”。由此藉以糾正前賢因囿於強分“穴熊”、“鬻熊”爲二系以致歧見迭出的若干闕誤。

—

河南新蔡葛陵楚墓自 1994 年 5 月進行全面考古發掘以來，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①，發掘報告至 2003 年 10 月正式公開出版。墓葬中出土竹簡計 1571 枚，其間有若干枚簡記錄祭禱楚之先祖，排比共得七處涉及“某畬（熊）”。“畬”爲“熊”之假借字，兩字之別蓋因地域使然，對此前賢已有高論^②。分歧集中在“畬”前之一字，此據形體差異分列作如下三組^③：

李開、顧濤 南京大學中文系

甲組：1. 又（有）攸（崇）見於司命、老僮（童）、祝融（融）、空齋（熊）。

（蔡乙一：22）

2. 融（融）、空齋（熊）各一牂（牂），瑕（緜）之牝玉。（蔡乙一：24）

3. 𠄎[祝]融（融）、空齋（熊），各𠄎（蔡零：288）

乙組：1. 𠄎[祝]融（融）、穴[熊]、邵（昭）王、獻[惠王]𠄎（蔡甲三：83）

2. 𠄎[祝]融（融）、穴齋（熊），敷就禱北𠄎（蔡零：254、162）

3. 𠄎[祝]融（融）、穴熊、邵（昭）[王]𠄎（蔡零：560、522、554）

丙組：1. 壘禱楚先：老童、祝融（融）、禴齋（熊），各兩牂。（蔡甲三：188、197）

“老童—祝融—某齋”形成了固定的楚先祖祭禱世系，即所謂“三楚先”^④，可與這一楚先世系直接比照的是湖北荊門包山二號楚墓楚簡，內含兩枚簡涉及此三位楚先祖^⑤：

壘禱楚先老僮、祝融、媼齋各一牂。（包 217）

壘禱楚先老僮、祝融、媼齋各兩牂。（包 237）

“老僮”或“老童”、“祝融”或“祝融（融）”可與傳世文獻之老童、祝融相對應，然學界對“某齋”的考釋卻意見歧出，殊難歸一。

記錄楚國先祖世系最爲完備的當數《史記·楚世家》，然《楚世家》於“季連生附沮”至“熊麗生熊狂”之間一段亦容有疑竇，歷來頗多爭議，茲節錄如下：

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

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⑥

“鬻熊”之稱最早見於《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⑦，後世沿用；“穴熊”則僅此《楚世家》一例。李學勤最早將《楚世家》所記與包山簡相對照，釋“媼齋”作“鬻熊”，李氏主要基於以下兩條證據：

①《楚世家》所記先祖名“某熊”的有穴熊、鬻熊二人；

②“嬭”從女，蟲省聲，應與同屬蟲省聲的“融”（喻母）同爲冬部字，“鬻”爲喻母覺部字，冬、覺陽入對轉；“宀”爲匣母質部字，語音與“嬭”無甚關係。

李學勤將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相互印證，根據語音對應關係破解“嬭”、“鬻”合一，此說影響學界至深^⑧。李氏進而認爲“從宀熊到鬻熊共有幾代，關係怎樣，是不清楚的”，並由此繪製出楚先祖世系鏈：

季連—附沮—宀熊……鬻熊—熊麗—熊狂—熊繹^⑨

將“嬭𩇑”釋作“鬻熊”隨着湖北望山楚簡的出土似乎受到了質疑。望山1號墓相關的兩枚斷簡釋文如下：

□先老僮、祝□（望 120）

嬭𩇑各一牂。（望 121）

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在釋讀簡文時參考了包山簡“老僮—祝融—嬭𩇑”的固定稱謂體系，認爲兩枚簡應連續爲：“[楚]先老僮、祝融^⑩、嬭𩇑各一牂。”但是，他們對“嬭𩇑”的考釋卻並未沿用李學勤之說，而是在考慮到《山海經·大荒西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的記載後闕疑如下：

典籍所記楚王名多爲“熊某”，其“熊”字在楚國文字資料中皆作“𩇑”。“𩇑”、“琴”二字都从“今”聲。簡文嬭𩇑是指《山海經》的長琴，還是指《史記》的穴熊或鬻熊，待考。^⑪

之後，李家浩對包山竹簡的“嬭𩇑”作了進一步的考證，認爲“嬭”乃“𩇑”或“𩇑”之異體，“嬭𩇑”當爲《山海經》之“長琴”，是穴熊和鬻熊之外的另一個人。李家浩的理由主要如下：

B（按：指字形嬭）應該分析爲從二“虫”从“女”聲。《說文》說“如”、“奴”二字皆从“女”聲，所以在古文字中，从“如”聲之字和从“奴”聲之字都可以寫作從“女”聲。例如《說文》古文“恕”字和魏正始石經古文“怒”字，皆寫作从“女”。疑B即“𩇑”或“𩇑”的異體。“𩇑”、“𩇑”見於《玉篇》虫部，皆訓爲“蟲名”，二字讀音也十分相近。爲了便於稱引，本文暫且將B釋爲“𩇑”。

“螭”與“穴”、“鬻”二字的讀音都相隔甚遠，顯然簡文的螭螭既不是穴熊，也不是鬻熊，而應該是另外一個人。

簡文祭禱的楚先祖以老童、祝融、螭螭為序，與此（按：指《山海經·大荒西經》的記載）對照，螭螭與長琴對當。上古音“螭”的韻母屬魚部，“長”的韻母屬陽部，魚、陽二部陰陽對轉。二字聲亦近，都屬端系……從“奴”聲的“螭”字與“長”字當然也可以相通。“螭”與“琴”都從“今”得聲，也可以通用。因此，我們認為簡文的螭螭即《山海經》的長琴。

李家浩已越出《史記·楚世家》的範圍，廣泛收集傳世典籍中與簡文“螭螭”之相關記載，綜合排比，列出楚先祖世系座次如下：

顓頊—老童—祝融—螭螭（熊）—穴熊……鬻熊^⑩

對於出土與傳世文獻中的“某熊”李學勤認為有二人，李家浩則認為有三人。此二說之發表均尚在新蔡楚墓發掘報告面世之前。黃德寬和賈連敏二先生最早深入考察了新蔡簡之“某熊”，黃氏認為：基於新蔡楚簡中出現固定稱謂“三楚先”多次，根據古代語言習慣，“三楚先”所指的三位先祖應當是固定的；甲、乙、丙三組中的“某螭（熊）”實為一人，即《楚世家》之穴熊^⑪。賈氏亦認為三楚先“應是楚多位先祖中固定的三位”，且“從新蔡簡反映的情況看，楚人對其先祖的祭禱應該是固定的三人，看來‘螭螭’和‘螭螭’應該讀為‘穴熊’”^⑫。黃、賈之說竟不謀而合，與李學勤、李家浩所倡者大異。

然以上數家之考釋均囿於《史記》“穴熊”、“鬻熊”並見而特分之為二系，因此在將出土文獻之另一異形作歸屬時更生歧見。近劉信芳最終竟將新蔡簡之“三楚先”與“楚先”區別成二系統，從而得出楚先祖、先公譜系為：

先祖：老童、祝融→穴熊→（其後中微，弗能紀其世）

先公：鬻熊→武王

因“三楚先”較“楚先”多一“三”字而將楚簡所及祭禱之三位先祖強生分別，其分別亦僅在最後一位或作穴熊、或作鬻熊而已，前之老童、祝融均無別，此恐不能服人。追究劉氏如此所為之根由為：“如果認為‘三楚先’中最後一位是‘鬻熊’，勢必將楚簡‘螭螭’與‘穴螭’理解為同一個人，這是很

難做出合理說明的。”^⑥看來，問題的焦點正在於此。

二

筆者認爲傳世、出土諸文獻“某熊”雖字形多異，實當爲一人，但恐非《史記》所謂“穴熊”。《周禮·秋官·司寇》有所謂“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之言，鄭注曰：“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其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⑦可見周時穴氏之職乃專以熊羆所食之物燒而誘其出穴，得以捕之，那麼先祖之名既尊以“某熊”之稱謂，又怎致冠以與熊類恰相對立之“穴”字？

從字形上看，新蔡簡“穴熊”之“穴”當爲“空”之省體。《說文·穴部》：“穴，土室也。从宀八聲。”穴字亦可加土旁作空，《周易·小過》“取彼在穴”句《上博簡》正作“取皮（彼）在空”可證^⑧；且新蔡簡之“穴”字下部文字本已殘缺，“𠂔”字係由釋讀者據上下文意補出，然其間所空位置非一𠂔字足以當之，頗疑“穴”實即“空”之壞字，下方“土”旁亦已受損。先唐字書無空，僅收有坎，《廣雅·釋詁三》：“坎，深也。”王念孫《疏證》：“《玉篇》：‘坎，呼決切，深也，空也，亦作窩。’《說文》：‘窩，空兒。’坎、窩並與穴同義。”^⑨《集韻·入屑》兩見：“坎，空深兒。”“坎，《廣雅》‘深也’。”坎與空僅偏旁位置有異，顯爲一字之異體。

穴可視作空之省旁字，穴與形近之“內”“古書往往互用”^⑩，故進而又訛作“內”。《大戴禮記·帝繫》“季連產什祖氏，什祖氏產內熊”之“什祖”即《楚世家》“附沮”，“內熊”亦即“穴熊”。

穴、空尚非楚先祖名原形，二者均係“宀”（或寫作宀）字形似而訛。宀即“肉”之異體，《廣韻·入屋》：“肉，骨肉，俗作宀。”古書兩字多互作，如衆知的《吳越春秋》卷九所載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宀”，唐宋類書即多引作“肉”。對於兩字之形音關係，趙平安曾指出宀字是將“肉字內部寫成‘六’，作爲聲符。古音六在覺部來母，肉在屋部日母，也較近”^⑪。對於“宀（宀）”訛作“穴”，王念孫曾作過辨正，王氏《讀書雜誌》云：

念孫案：“欲寅之心”，“寅”當爲“宀”字之誤也，“宀”與“肉”同。……又《齊俗》篇“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穴”亦“宀”之誤。……《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引此作“食肉之獸”，“食”字涉上句“相食”而誤，而“肉”字則不誤。《文子·上禮》篇正作“自肉之狩”（狩與獸同）。^②

王說信然。空先唐字書未見，實亦即宀字形近而訛。宀（宀）或訛作空，或訛作穴^③。由此可證，新蔡簡之空熊、穴熊均當釋作“宀（肉）熊”爲是，《史記·楚世家》之穴熊恐亦當由“穴熊”誤成。

宀（肉）與“𩚑”形音均相近。𩚑之古字爲“𩚑”，慧琳《一切經音義》云：“𩚑，音育，今俗用從賣，誤也。𩚑從冂從貝從宀。宀音陸，古肉字也。”^④“𩚑”字上部正從宀，即古肉字；中部所從之“冂”疑亦宀之變體，而非義爲窗牖之“囧”字。“𩚑”字大徐本《說文·貝部》云：“銜也。從貝𩚑聲，𩚑，古文陸，讀若育。”影印本編者隸定爲“賣”，誤。段注云：“《玉篇》賣或作粥、𩚑。是賣、𩚑爲古今字。按：賣隸變作賣，易與賣相混。”編者又隸定爲“賣”^⑤，字形上部从土亦誤，當从土。“𩚑”即由“𩚑”形近訛變而成^⑥，《說文》作“陸”之古文，“陸”右旁之“壺”正與之形近。下方之貝顯係表義形旁，亦可施於左方，或可左、下重疊。𩚑字從貝得義，從宀得聲，古音當與宀字相同或相近。肉（宀），古音日紐覺部，𩚑（賣），《廣韻·入屋》“余六切”，慧琳《音義》作“融祝反”^⑦，古音在喻紐覺部，韻部相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從日紐肉（月）得聲之字如“遙（遙、遙）”、“窻（窻、窻）”^⑧等皆爲喻紐字，此諧聲關係正說明日、喻二紐古音或可通。又從俞得聲的渝字，古音喻紐侯部，《爾雅·釋言》“渝，變也”《釋文》載有異文：“舍人作孺。”从需（𩚑）得聲的孺字古音正歸日紐。且從音理上講，上古喻母之音值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其與舌音日紐完全有相通之可能^⑨。因此，筆者推斷肉（宀）、𩚑（賣）二字上古不僅韻部同，且聲紐亦可通。

正因穴、空當作宀字，宀又與𩚑（賣）通，傳世文獻作“穴熊”與“𩚑熊”者理當定爲一人。在未見出土楚簡之前已有學者議及於此，馮永軒在《楚世家》“附沮生穴熊”條下引《大戴禮記·帝繫》語並云：“有謂穴，沿‘𩚑’

字而譌，穴又譌作‘內’。”^②今新蔡楚簡“空𩚑”出，爲穴、鬻兩字相通求得一明證，各家考釋固於強爲之區分作二名，故終難彌縫其間種種罅漏。

包山簡和望山簡的“嬭𩚑（熊）”和新蔡簡的“禮𩚑（熊）”屬於該楚先祖名“某熊”異稱群組之另一支。

李學勤認爲嬭字右之聲符爲蟲省聲，古韻覺部，音與鬻通。此說由曾憲通和之^③。董蓮池則撰文指出嬭字右部二𠂔形作上下排列和作左右排列有區別意義的作用，“𧈧”爲蟲省聲而“𧈧”則非是。董文在劉釗釋“流”字形體演變的基礎上進而認爲“作上下排列的二𠂔原來是‘流’旁的訛省形體”，𧈧字乃𧈧之訛省，“从女從帶有水液表示的倒子𠂔，而毓字甲骨文作𧈧，正作从女从頭部帶水液表示的倒子以像生育之形，則此文應爲戰國時期楚系文字中的毓字，故字實應直接釋爲毓，毓字見《說文》，與鬻上古均覺部喻母，古音相同，無需通轉”。^④

“毓熊”說在字形、語音上均有相當的根據，值得重視。然筆者認爲嬭與禮之右旁實即肉形，與宀（肉）熊的關係更爲密切。虫旁與肉（月）旁常可互訓互易。如：例一，《說文》：“蛎，昌也。”段注：“昌、蛎蓋古今字。”^⑤“昌”字上下均爲肉形，義即小蟲，後加虫旁。例二，“蛎”字《曾仲大父蛎簋》正作“𧈧”，月旁作虫旁。例三，《荀子·臣道》“喘而言，臠而動”句楊倞注：“臠，與《勸學》篇蝘同。”王先謙校曰：“蝘，《集韻》或作蠕。……今正文及注作臠，是蠕之誤字。”^⑥例四，蛻、脫同源，王念孫曰：“蛻之爲言脫也。”^⑦《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振威龍蛻”之“蛻”，五臣本正作“脫”。虫、肉（月）二旁之關係如此之密切，筆者由此推斷二𠂔形上下排列即爲肉形；即使釋作倒子以像生育之形亦與“肉”形有明顯之關係。𧈧字兩虫間加○爲肉形之重疊，左部祭者改女旁爲示旁以表對先祖之敬重，此不難理解。

肉（宀）旁古音覺部，由此得聲之嬭、禮字同歸覺部不成問題，李學勤所謂“‘穴’爲匣母質部字，語音與‘嬭’無甚關係”之扞格亦渙然冰釋。“宀（肉）熊”可謂架起了貫通“鬻熊”與出土文獻在字形上作“空”、“穴”和“嬭”、“禮”的橋梁。

李家浩將“嬭”字釋作“蛻”，字形依據未備，且與傳世文獻之“鬻熊”

相隔甚遠，而勉強與“長琴”在語音上可通。筆者認為長琴或即鬻熊之別稱。“琴”與“鬻（熊）”通朱、裘、李三位已釋之（見前），“長”為輩分高、首領、君主之義，《周禮·天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之“長”即可為證，可見“長琴”乃對先祖之敬稱。且長為定紐字，鬻為喻母四等，喻_四或可歸入定紐，兩字上古聲紐可通。李家浩在看到新蔡簡之後，亦認為《楚世家》“穴熊”和《山海經》“長琴”當為一人，即“空鬻”^⑤。根據本文論證，當即穴熊、鬻熊。

三

“鬻熊”之“鬻”在上古尚有另讀為明母脂部者，此將直接深化我們的認識。

《說文·鬻部》：“鬻，健也。從鬻米聲。”段注據小徐本云“聲”字為衍文而以會意釋之。對此後人多所駁正，清人錢坫《說文解字斟詮》可視為代表，錢云：

此字从米為聲，讀即同米。今讀同祝者非是。今經傳為後代俗手轉寫，往往字趨便易，故每多譌舛。如鬻之又省為粥，此其一也。又鬻字既謬于祝音，一以為薰鬻，則有《史記·殷本紀》之育字當之；再以為銜鬻，則有貝部賁字當之；三以為本訓之饘鬻，則有本部鬻字當之。惟鬻艱於書寫，故以鬻代鬻，又省為粥，而歷世通人徑為其所蔽矣，卓見者之眇矣。又楚之姓芈，芈音與米同，古假借用鬻，故稱芈熊為鬻熊耳。此讀本無所誤，乃因讀鬻為祝，反改不誤之鬻熊以就其誤讀。是愈變而愈失真，愈益不通，莫此為甚。^⑥

錢氏認為“鬻”字當“从米為聲，讀即同米”，大徐本“聲”字非衍文。張舜徽認為“錢說是也”，並引錄諸小學書以推證之：“證之他書，《爾雅·釋言》‘鬻，糜也’，《釋名》亦云‘粥濁於糜’，此皆以聲訓為義，可知古人原自讀米也。《玉篇》引《說文》音糜，《廣韻》引《說文》音糜，知大徐本作‘米聲’者不誤。小徐本奪‘聲’字，說者遂以會意解之。”^⑦而且“鬻熊”之“鬻”時

或省作“粥”史書有證，《漢書·古今人表》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熊勇”司馬貞《索隱》“鬻熊”均作“粥熊”^③。同時，錢坫另外提供的一條例證更當引起充分的重視：“楚之姓𦍋，𦍋音與米同，古假借用鬻，故稱𦍋熊爲鬻熊耳。”鬻古音米使“𦍋”假借作“鬻”成爲可能。馬敘倫稱：“錢以𦍋熊作鬻熊，證鬻之从米得聲，最確。”^④

“鬻”本从米得聲，古音明母脂部，故《說文》音廩，與在明母支部的“𦍋”音極近。“𦍋”乃楚先祖之姓，《史記·楚世家》記其來源曰：“季連，𦍋姓，楚其後也。”司馬貞《索隱》引漢宋忠言：“季連，名也。𦍋姓所出，楚之先。”^⑤季連（𦍋姓）乃祝融八姓之一，其後傳夔、越、蠻𦍋、荆楚四家^⑥。季連之兒孫輩從其姓自不待言，“𦍋熊”符合歷史之本相，鬻熊乃𦍋熊之假借。《元和姓纂》分列𦍋、鬻二姓，於𦍋姓下云“楚姓，祝融子（岑仲勉《校記》：應正作孫）季連之後”；於鬻姓下亦云“祝融之後”並舉鬻熊爲例^⑦。《姓纂》編者顯然未察前後之矛盾，祝融孫季連之後豈有二姓？

“𦍋熊”之“𦍋”的正體當寫作“嬭”，“嬭”字見於金文，清人方濬益本之金文中多作“嬭”之事實曾作出如下推斷：

“嬭”乃楚姓，即經傳之“𦍋”字。《史記·楚世家》陸終子六曰季連，𦍋姓。《說文》“𦍋，羊鳴也”，此𦍋之本誼（義）。經傳以爲楚姓者乃同音𦍋（假）借字，其本字正當作“嬭”。如任、己、𦍋、隗諸姓彝器文作妊、改、𦍋、媿，偏旁從女，是其證也。此字蓋自張揖以來失其本誼（義）千餘年矣。得此器（按：指王子申盞盂蓋）與邛仲嬭鍾互相印證，乃知經傳之𦍋爲嬭之𦍋（假）借。^⑧

王國維在見到這兩件青銅器之後亦得出相同的結論，曰：“余謂嬭者楚姓，即𦍋（按：即𦍋字）之正字。”^⑨

那麼，何以楚人祭禱時會將這樣一位赫赫有名的先祖稱爲“嬭（𦍋）熊”呢？有學者自考察苗族文化及苗語入手作出如下解釋：

“熊”在苗語裏，具有大智大勇、至尊至上、功德顯赫、權勢至極的含義，東部方言苗族亦常用“熊”來稱謂爲人們所敬仰的某一個人物、某一家人、某一家族、某一氏族。

苗族的𪚩姓和尊號熊，與楚王族的𪚩姓和尊號熊完全相同，二者同爲以𪚩姓爲姓和以熊爲尊號，熊後來也成了姓。楚王族自熊繹（按：當作麗）始，把熊置於名前，以熊爲氏。苗族熊姓，湘、黔、滇三省均有，尤以雲南苗族居多，熊姓迄今仍爲文山州苗族的強宗大姓……可知尊號熊，後來成了楚王族與苗族的熊姓。^④

如果承認以上比較具有一定的文明傳衍基礎的話，“𪚩（𪚩）熊”之得名恰恰說明了這位楚先祖在楚國文明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與貢獻。《楚世家》“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正記載了其世系傳承源頭，其姓本從季連作𪚩，“穴熊”即𪚩熊。𪚩熊爲楚“開國之祖”^⑤，時人尊之爲“熊”，其原名爲何已不可知，後人亦有尊之爲“鬻子”者，如《史記·周本紀》稱周文王時“鬻子”“往歸之”，《漢書·藝文志》亦收《鬻子》二十二篇，顏師古注：“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⑥

《楚世家》爲突顯楚立國之特殊意義，故敘及楚國開國之君時便不再沿襲“某生某”的世系傳承體系，而新辟一段以表出之。其云“周文王之時”正表明𪚩（𪚩）熊乃周封之楚祖，云“季連之苗裔”亦可與上“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𪚩）熊”句對應，爲尊顯其地位，又稱作“鬻（𪚩）熊子”。先祖𪚩（𪚩）熊之後，即位君主（先公）均以熊爲氏，《楚世家》仍然恢復使用“某生某”的世系傳承體系——“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由此，《楚世家》世系傳承當爲：

季連—附沮—𪚩（𪚩）熊—熊麗—熊狂—熊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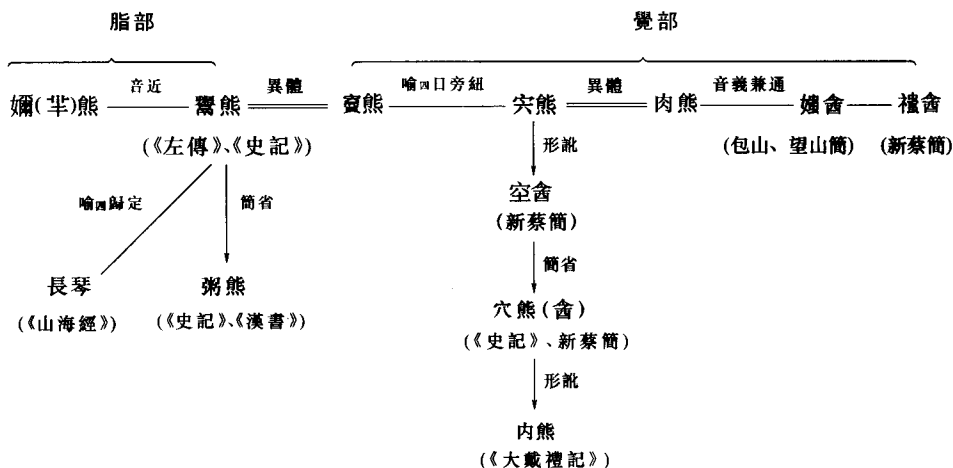
至於何以《楚世家》前後“穴”、“鬻”文字歧出而又未作“𪚩（𪚩）熊”，蓋因司馬遷參稽前世紛雜的文獻資料修史所致，頗難究其原委。

四

綜上所論，《左傳》、《史記》之“鬻熊”，《史記》之“穴熊”、“粥熊”，《大戴禮記》之“內熊”，《山海經》之“長琴”，包山、望山楚簡之“嬭𪚩”，新蔡楚簡之“空𪚩”、“穴𪚩”、“禮𪚩”當爲一人，即“𪚩（𪚩）熊”。楚簡之

“空𩚑”、“穴𩚑”當釋作“宀熊”，“嬭𩚑”、“禮𩚑”亦與“宀(肉)熊”關係密切。穴熊、內熊由宀(肉)熊形近訛成。宀(肉)熊與鬻熊音近相通，嬭𩚑、禮𩚑則與宀(肉)熊音義兼通，由鬻熊之又音恰可推得該異稱群組之語源“嬭(𦍋)熊”。嬭(𦍋)熊爲楚國始君，楚之先祖，以“嬭(𦍋)”爲姓，以“熊”爲尊號，楚人將之與始祖“老童”、“祝融”並列爲“三楚先”，共同成爲祭禱供奉之對象，由此益見此三“楚先”在楚人心目中之崇高地位。

爲廓清楚先祖名“某熊”異稱群組各稱呼及形體間之關係，特列表以奠於文末，尚祈海內外方家不吝正之：



【作者附記：本文初稿完成於2004年11月，後續有補易，及今已逾二載。承華學誠、趙彤、魏宜輝、王弘治、王京州等先生提出寶貴意見，謹致謝忱！定稿後讀漢《史晨後碑》見“百姓酤酒，不能得香酒美肉”之肉字正作“宀”，又添一證，識於此。】

注釋

①《中國文物報》第41期（1994年10月23日）第1版曾發表簡報《新蔡發掘一座大型楚墓》。

②胡光燁（小石）《壽春新出楚王鼎考釋》最早言及：“以聲求之，當讀爲楚氏之‘熊’。

《楚世家》記戰國以下之楚王名，或單稱名，或加氏稱熊某。‘熊’讀入喻紐，‘𩚑’讀入

影紐，古讀清濁不分，於聲至近。”文載《國風》半月刊4卷3期，1934年。郭沫若則根據金文與詛楚文之區別，推論：“楚人自稱其氏每爲畺而不爲熊……此疑楚人入（周）後開明，恥以獸類圖騰爲氏而文飾之，秦人則無須諱也。”見郭撰《詛楚文考釋》“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臯”句下，此文發表於1947年，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九卷，科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 ③ 釋文據賈連敏《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簡釋文》，附於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 ④ “三楚先”名亦見於新蔡簡，如：“𠄎就禱三楚先屯一牂，纓之𠄎玉。”（甲三：214）“就禱三楚先一牂，珙（綬）之𠄎玉。”（乙一：17）“𠄎三楚先、地主、二天子、郢、北[方]𠄎”（乙四：26）
- ⑤ 釋文據劉彬徽等《包山二號楚墓簡牘釋文與考釋》，收入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 ⑥ 見《史記》卷四十，中華書局1959年9月排印本，第1690—1691頁。
- ⑦ 《左傳》此句杜預注曰：“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孔疏對此已深表懷疑，《正義》曰：“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有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爲一世。計父子爲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今刪定。’”見《春秋左傳正義》卷十六，中華書局1980年9月影印《十三經注疏》本，第1821頁下欄。杜注較遷著晚出逾三百年，其間出入在未見確證之前暫闕疑。
- ⑧ 曾憲通曾謂：“李先生考證楚簡中的‘嬭畺’即文獻的‘鬻熊’，精確不磨，可以論定。”見《從“𠄎”符之音讀再論古韻部東冬的分合》（1997），收入曾著《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03頁。
- ⑨ 見李學勤《論包山簡中一楚先祖名》，載《文物》1988年第8期。
- ⑩ 此字之補並參考簡123之“祝𠄎”。
- ⑪ 以上參見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望山1、2號墓竹簡釋文與考釋》，附於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第244、272頁，文物出版社1996年4月版。
- ⑫ 以上參見李家浩《包山竹簡所見楚先祖名及其相關的問題》，載《文史》第42輯，中華書局1997年1月版。
- ⑬ 黃德寬最早發佈《新蔡楚簡所見“穴熊”及其相關問題》係南京大學中文系九十周年慶典系列學術講座之一（2004年10月29日）。黃先生的主要觀點已爲魏宜輝、周言《再談新蔡楚簡中的“穴熊”》一文所引錄，2004年11月8日上傳於“簡帛研究”網站（<http://www.jianbo.org/admin3/html/weiyi-hui01.htm>）。